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 田中禾小说的诗性意蕴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6

[作者] 蓝风;徐一

[单位]

[摘要] 在文学“宛军”乃至文学豫军中，田中禾都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作家。他的这种特立独行和与众不同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他的曲折经历、人生追求、美学旨趣、超然性情……当然，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还不是如上所说，而是自始至终表现在他的小说里面的诗性意蕴。这种诗性意蕴充盈在他的小说里，无论是谋篇布局构思涵蕴，还是塑造人物刻画性格，抑或是启承转换描景状物，都能够做到轻音悠韵娓娓道来如泣如诉如咏如歌，给读者以诸多的思想震撼和清新至美的艺术享受。

[关键词] 诗性意蕴;《匪首》

在文学“宛军”乃至文学豫军中，田中禾都可以说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作家。他的这种特立独行和与众不同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他的曲折经历、人生追求、美学旨趣、超然性情……当然，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还不是如上所说，而是自始至终表现在他的小说里面的诗性意蕴。这种诗性意蕴充盈在他的小说里，无论是谋篇布局构思涵蕴，还是塑造人物刻画性格，抑或是启承转换描景状物，都能够做到轻音悠韵娓娓道来如泣如诉如咏如歌，给读者以诸多的思想震撼和清新至美的艺术享受。

一、构思：厚重沉郁意味悠远的社会之诗

田中禾小说的诗性意蕴，首先表现在其作品的谋篇构思之中。在他的小说里，无论是累累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还是万言、数万言的中短篇佳构，无不漫溢着厚重悠远的生活韵味和人生哲理。他的长篇代表作《匪首》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力作。若对《匪首》严格界定，它应该属于一部历史小说。小说透过一个家族的经历和变迁以及这个家族三兄弟（姬有申、杨兼之、杨季之）之间的心灵对抗、感情纠葛，来再现当时豫西南地区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匪患丛生、民不聊生的历史情状，并试图剖析和探讨形成这种历史情状的深层原因。这三个人物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三个人之间的心理冲突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官、商、匪三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搏斗，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如匪情匪患、商业争斗、官商勾结、风物民情等现时情状具体真实生动细微，众多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性格形成的发展脉络把握准确精当，这些真实具体细致入微的刻划与叙写，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豫西南地区的世情风貌，真可谓是一部活灵活现的特定地域的历史教科书。但是，《匪首》又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田中禾也并没有把它当做一部纯粹的历史小说来写，而是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写法，直接站在今天的角度，运用诗性的语言和哲人的目光，透过幽深的历史隧道，去观照和叙写中国三十年代前后豫西南的社会生活。作者继承了中国文学重情蕴、重性灵的传统，把自己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意识直接寄寓在鲜活生动的乡土历史之中，努力让小说的建构和语言神秘化、散文化，使整个作品以散文式的叙事笔调自由驰骋瑰丽的想象，以优美含蓄的诗化语言抒写感觉和情感，必要时甚至穿插梦境、幻觉、潜意识等现代手法，即使在写民风民情时也时时注意描绘人物的感受，设置象征物和象征性场景。这些诗性手法的综合利用，大大拓展了作品的社会容量和思想容量，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隐喻性、暗示性、象征性、抽象性和诗性，使整部小说境界旷达宏大，意境神秘深邃，实与虚、藏与露、隐与显相互交织，互生互补、形成了虚实相映、隐现互陈、亦真亦幻、亦情亦理的美学意境。《匪首》这部长篇小说所描绘的既是具象的富于鲜明个性特征的个体生命，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却又让人感到已不是具体时代、具体地域的故事。它以特有的深邃和含蓄，去启发读者的丰富联想，让读者通过个案的具象描绘，对人的生命状态、民族生存的历史状况进行自觉的认知与领悟。同时，由于作者的激情建构和激越的诗性叙写，人在作品中的地位由传统历史小说的故事的配角，一跃而成为故事的主体，他们的出现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自由来去纷呈异彩。人与人之间不构成必然的因果联系，生活被重新切割、重新组合，故事情节被人为地掐断，情节之间出现中断、跳跃、甚至空白，时空顺序被故意打乱，这样就给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设置了障碍，从而激发读者的探索欲望和阅读兴趣。他们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悟出个中真谛，品味诗性的社会和人生。除却长篇小说，田中禾的中短篇小说也都漫溢着这种令人神牵魂绕、感悟万千的诗性意蕴。无论是他的成名作《五月》，还是他后来相继发表的《南风》、《枸桃树》、《明天的太阳》、《坟地》、《轰炸》、《印象》以及他的短篇小说集《落叶溪》等，都无一例外俱是如此。《五月》主要通过大学生香雨的视角来观察社会、思考人生。香雨在五月回家探亲，正赶上农村的丰收季节，但她看到的却不是农民丰收后的喜悦，而是丰收带给农民的无奈和

艰辛。作品聚焦在卖粮难上。香雨的父母及全家为弄到卖粮条儿四处奔波、求告无门，两天两夜忍饥挨饿排队等候，等来的却是质检员的无端挑剔和肉体加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打击。香雨和家人一起劳动，从实践中认识到农民生活的艰辛与沉重，同时也看到生活的艰难使父亲和妹妹变得暴躁易怒，家庭失去了往日的亲情与温馨。这些变化迫使香雨来重新思考现实中农民的生活与出路，觉得妹妹“是该寻一条别样的路走”。最后妹妹改娃终于走了“一条别样的路”。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情感向度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在结尾部分浓墨重彩描绘明媚阳光照射下的乡野景色，年轻健壮、充满青春活力的改娃在阳光和美景的调和色调里雀跃前行。这一切都表达出作者对改娃所选择的新生活道路的欣慰和肯定。如果我们打破体裁形式的界限，可不可以说《五月》就是一首用小说语言写成的喻义深邃、令人深思的诗章呢？

《五月》之外，《枸桃树》、《南风》、《明天的太阳》也都是田中禾这种诗性写作的佳作。在这几篇小说中，作者都是以家庭为窗口透视社会，进而解剖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疏淡以及思想观念的大痛苦、大混乱、大裂变。《南风》的前三个故事的开头都有一段讲古，巧妙地勾勒历史的轨迹，为故事营造出愚昧、滞重的历史背景，引导读者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小说中的石英在贫困中长大，因而极端仇视社会，她自私、任性、冷漠、孤傲，一门心思想挤进权贵把持的社会里，一切行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扭曲了人性，丧失了女性的温柔天性和应有的良知及责任，她的心冷如冰窖，爱情、亲情、手足情都成了她想做“人上人”的欲望的牺牲品。石英的妹妹石秀则和姐姐完全相反，她心地善良，柔顺仁爱，恪守孝道，奉献持家，满足于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把传宗接代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义务，面对凄风苦雨抑或霜冻干旱都无怨无艾自得其乐。作者在对石英和石秀的对比描写中透出自己的困惑：要自强自立、出人头地就必须泯灭人性吗？要保持美好的品性就一定要平平庸庸吗？《枸桃树》中的几兄弟为了金钱和享乐，坑蒙拐骗不择手段，哥哥坑骗弟弟，弟弟绑票哥哥的儿子，兄弟间吵嚷不休大打出手，邻里不和，夫妻离异，纯洁少女莲妮也在城市的物质享受诱惑下失足。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对生活的审视与叩问和《南风》几近相同：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渴求必然要带来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吗？《明天的太阳》则将一家人的纷乱生活放在城市的肮脏小巷去表现，透过富于典型性的父子两代冲突，展现现实社会道德、文化的失范状态。父亲赵鹞子是著名的武功演员，几十年如一日认真对待艺术和生活，然而他的儿女们却不同，或浑浑噩噩如小梅，萎顿慵懒无聊淡漠，没有理想和责任感；或摩登新潮如赵涛、小娜，精神狂燥失态，是非标准颠倒，贪图享乐，随心所欲，游戏生活，玩弄生活，神圣的艺术沦为他们捞钱的工具，高尚的情爱也变得自由浪漫和不负责任，吃喝玩乐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父亲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也成了他们讥讽取笑的对象。这是一群看似现代新潮、实则脑子空虚、内心浮躁的时代病者。小梅和赵涛代表了当前社会生活态度的两极状态。作家在此已经超越了对个体人物的道德批判，容涵在作品中的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精神走向的深深焦灼和忧虑。这种深重悠远的诗性意蕴怎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深忧思！

二、人物：丰润饱满昂扬感人的时代之诗不仅仅是田中禾小说的谋篇建构充盈着沉郁悠远的诗性，其实他的小说里的人物，每一个也都是一首丰润饱满真切感人的诗。这种诗性的人物当首推长篇小说《匪首》中的母亲形象。《匪首》中的母亲是田中禾塑造的一座巍峨沉郁的大山。她简朴、善良、宽厚仁慈、吃苦耐劳、刚毅果断、坚韧不屈，身上闪烁着中国传统伟大女性的那种摧不垮、压不倒的斗争精神，在任何打击和灾难面前，都从容镇定，临危不惊，以大无畏的气概迎接命运的挑战，全力战胜和克服困难。洪灾袭来之时，她吃麸皮，宿破庙，带着全家重新开辟生存之路；家族危难之时，她日夜操劳，从长计议，率领儿女在废墟上造房建屋，竭力培养和训导兼之；兼之事业上遭受挫折时，她一次又一次鼓起兼之生活的风帆。在家族惨遭不幸时，又是她以神祇般的预言，再一次鼓起儿女们生存的信念。母亲不仅对儿女默默奉献着她那深沉宽厚的爱，即使对长着一副兽相、而且具有明显兽性的流浪儿申亦是如此：她在灾荒年月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并耐心而虔诚地呼唤着申的人性回归。当申做为土匪天虫军司令被处决时，她仍然想方设法让他“身首囫圇，像模像样回家”。这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这是一个气度恢宏、超凡脱俗的伟大的母亲形象。作者并没有直说母亲是神，他仍然在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叙写生活中的具体的母亲，但他在叙写的时候将母亲虚化、神化、拔高了，母亲就成了作者心中的“神”。《匪首》中的母亲是智慧的象征，是能力的象征，是人类爱的象征。作者在母亲身上浓缩和凝聚了中国传统母性几近完美的人格精神，母亲的身上体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她是作者崇拜母亲心理情结的集中体现。母亲之外，《匪首》中的另外三个人物也值得一提，这三个人物是荞麦、姬有申和杨兼之。杨兼之是社会生活中经营事业的典型代表，他精明能干，坚韧顽强，费尽心思，耍弄权术，联络政界，投身商业，一时间声名显赫，事业发达，财源奇聚，但却逃不出世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终家道败落，人财两空。杨兼之的失败令人深思：他处的那个社会能让他的事业成功吗？他如果处在现在的社会里，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荞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的代表，她善良温柔，注重亲情，依恋家庭，满怀柔情，不辞辛劳去寻找离家出走的母亲，苦口婆心地规劝浪迹绿林的哥哥回归正常的生活，而且也正是通过这种寻找与规劝，充分体现出了她身上蕴存的复杂人性——对家族亲情的钟情挚爱和对充满野性然而自由的生活的倾心追求。荞麦身上的复杂表现说明了什么？姬有申则是一个复杂的另类人物，是美与丑、善与恶的结合体。他既有原始人的强悍、土匪的野

性，性格凶残而暴躁，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时他又讲义气，重承诺，对母亲和妹妹充满温情。他也有追求自由的天性，却在生活中处处受挫：热爱乡下却被带进城；向往自由却被关进深宅大院；喜爱荞麦妹妹她却另嫁了他人。别人的意志总是强加于他，使他倍感寂苦难耐，于是他怀着对社会的满腔仇恨，铁心要去搅乱世间的一切。他踏入匪道不仅仅是出于天性本能，更多是人性压抑的结果。他始终在为争取自由、维护正常人的权利做斗争。作者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姬有申的所作所为，不是在呼唤人们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和珍视吗？也许这正是作者塑造姬有申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深意所在。同《匪首》中塑造的诗性人物形象一样，田中禾在他的《五月》、《坟地》、《枸桃树》、《印象》、《明天的太阳》、《最后一场秋雨》等中短篇小说中，都塑造出了一个勇于同命运奋力抗争、争取自由生存的诗性人物。《五月》中的改娃勤劳纯朴，沉默寡言，但她的身上却没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安分顺从，艰辛难熬的生活把她打磨成了一个倔犟刚强、善于思考的人。她不仅不向保守的父亲低头，也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头脑清醒，审时度势，默默思考，勇于探求，终于冲破旧观念的束缚，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坚定无畏地走向全新的生活，呈现出现代新农民的气概和胆量。《坟地》中的爱弟走得更远，她勇敢地摆脱世俗的偏见，深爱着被人唾弃的常十三。婚后面对丈夫的不忠和无端的打骂，她一方面以强制恶，一方面又以自己的爱暖化丈夫那颗冷酷的心，努力治愈他心理的变态，唤回他的人性和良知。在丈夫事业受挫、一蹶不振时，她筹集款项，修葺工棚，千方百计恢复生产，并郑重向丈夫宣告：“我不能光给你当女人，我得自己干。”身上透射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女性的坚毅果敢、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最后一场秋雨》中的大风则更多带着原始的野性和刚勇。她本来不爱丈夫，却带儿托女历尽艰辛，执着地为蒙冤入狱的丈夫奔走呼号，为的是寻求正义与公平；面对她至今仍然爱着的已经身居县长高位的情人，她敢于痛心疾首义正词严地质问：“你为什么对农民这样狠？”她十分有心计地汇聚乡政府八个月大吃大喝留下的空酒瓶以展示基层官员的劣迹，对邻里的狭隘势利、落井下石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表面上看，她粗鲁难缠，无法无天，实际上却折射出她的智慧和勇气。非正常的现实生活培育了她畸形的生活逻辑和强者哲学：

“我知道老百姓怕官，官怕恶人。”在她扭曲的行为背后，透着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疾恶如仇、正直和傲然，她那不怕官、不惧上的无畏精神，不正是今天的许多现代人身上所缺失的吗？另外，田中禾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人物。《椿树的记忆》中的花表婶虽然处在尴尬的婚姻关系里，遭受丈夫鹏举的冷遇和遗弃，但却温顺宽容，无怨无悔，即使在接受离婚判决书时仍表示：“只要他改过，我再等他两年。”几十年后，鹏举身处逆境无处栖身，她不记前嫌，收留了他和全家，最后又得以破镜重圆。她用几十年的寂苦等待，终于换来了聊以慰藉的回报。花表婶的付出是应该得到这种回报的。这是作者在《椿树的记忆》里没有说出的话。《轰炸》中的小芝对年幼的小拐子怀着母亲般的怜爱和关怀，对辛笛真心相爱，体贴入微，得到了人们应有的尊重。《落叶溪》系列小说中的玻璃奶、小芝和米汤姑，都是被未婚夫抛弃的童养媳、受婆婆严格管制的新媳妇和失去丈夫的寡妇，但她们都不屈服于婆婆和社会强加于她们的命运。玻璃奶和小芝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婆婆周旋，最终获得人生幸福；米汤姑不囿于礼俗，毅然与人私奔，去追寻自己的人生爱情。可以说作者正是利用以上这些诗性人物的温情言行，试图来弥补现代社会因金钱诱惑而造成的道德沦丧的缺憾，拯救日益淡漠、枯萎萧条的人类情感，抚慰已经受伤的人类的心灵，呼唤人们心中的明朗、健康、挚爱、向上的人性光点！田中禾为什么总是在他的小说里塑造这些醇厚温情、不甘现状、追求自由、昂扬向上的诗性人物呢？究其原因，应该与作者本人的诗性追求和极其不凡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田中禾出身于一个贫苦窘迫的家庭，三岁丧父。母亲勤劳善良，刚强好胜，善解人意，宽容厚道。父亲死后，她独立支撑门面，辛辛苦苦拉扯四个儿女读书识字，长大成人。四人中田中禾最小。艰难困苦的生活练就了他顽强不屈的精神，母亲的宠爱又使他养成了狂放不羁的性格。长大后，田中禾幸运地考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谁承想他却辜负了母亲的期望，中途退学又回到了农村。周围的人们都不理解他，只有母亲豁达地为他开脱。田中禾为什么要从兰大退学呢？他曾在不少文章中提及此事，说他从小就梦想当一个作家，而作家的创作“是人的激情与幻想的寄托”。他认为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恰恰又限制了人的思维，使人的思想变成了僵硬的教条，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退学回家，重新回到了催人奋起、让人的想象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牢牢记住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时时刻刻为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做着不懈的努力。十几年后，田中禾终于成功了。他如愿以偿地进了省文联，当上了专业作家。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毅然退学，他后来能够梦想成真当上作家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田中禾之所以后来能够当上作家，完全是他超凡脱俗、不甘现状，不愿走别人为他安排的道路，执意要自己设计诗性的人生，追求自由和个性的结果。他的小说里面的一个个丰润饱满、胸怀坦荡、昂扬向上、自由奔放的诗性人物，不都是他一生追求自由个性、痴情叙写诗性人生的真实写照吗？

三、语言：清音悠韵恬然淡雅的生活之诗田中禾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诗性的建构和诗性的人物，而且还有其诗性语言铺陈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田中禾的小说语言是一种诗性语言，这已是勿庸争议的事实。但是他的这种诗性语言，又与先锋小说家们的诗性语言所不同。先锋小说家们的诗性语言，是从价值的相对观念出发，着意摧毁虚构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应关系，走向了对既有语言形式的颠覆之路，为了对奇语诡辞的刻意追求，竟不惜同读者的掌声告别。他们运用梦幻呓语般的支离破碎的语言形式，把独特的感性体验表达得淋漓尽致，给文坛带来了一股异样的生气，却同时失落着历史

的理性意蕴，让人感受到一种对应而生的陌生与缺憾。田中禾小说的诗性语言与先锋小说家们的诗性语言截然不同，他追求的是中国传统具象语言与意象语言之间的统一，是现实主义话语与现代主义话语之间的揉合，它既遵从日常话语的公共规范，又精心强化文学话语的诗性涵容，既注重依倚生活的率真写意，又强调俯视生活的潇洒抒情，既顾读者大众的认可向度，又刻意提升阅读对象的审美水准，说白了也就是追求写实与写意的兼容及和谐，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散文化的诗性语言。田中禾小说的诗性语言无处不在地体现他的小说里，但最精彩之处还是表现在它的环境描写、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上。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撼和深思的还是他的环境描写。这种环境描写包括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即生存环境的描写。《南风》中的环境描写是通过石海的视角来完成的：“刺槐林，灌木丛，红砖瓦房，黑旧草房，泥刹的刚可钻进一个人的茅厕，大路沟车辙翻出一道道硬泥。”作者在作品里有意识地反复描写那一道道荒坡，一座座坟丘，颓败的没有门楼和门扇的板打的院墙，断肘的吱吱作响的木椅，木纹裸露、榫眼松动、藏满灰尘的小桌，昏黄的灯光下庄稼人的血战——赌博。这些又实又虚的环境描写，不就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吗？《五月》中的环境描写尤其精彩，这种精彩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平淡，而在不动声色的平淡中所透出的那种沉闷，却叫人焦虑不安、思绪万端。作者在《五月》写农民卖粮难：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表面在老实等待，实际上心急如焚。人们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像蚂蚁慢慢爬过人们的心头。天忽然亮了，太阳却迟迟地上升。村庄里炊烟慢慢飘出又慢慢消失。队伍总在原地等着，人们也总在原地靠着，”觉得就像是在惺忪的梦里，“有一种昏昏噩噩的朦胧感”。作者的这种沉郁的诗一般的环境描写，所再现的正是豫西南农村贫穷、落后、近于凝滞的社会状态和生活状态。这种近于凝滞的社会状态和生活状态，让人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个疯狂、变态的时代，并进而对那个时代再次进行深深的反思，避免今后再犯那样的历史错误。在田中禾的小说里，景物描写俯仰皆是，而且手法花样翻新、多姿多样。他不仅在描景时努力突出景物的地方特色，还时时在静景中掺入人声笑语、鸟语花香，以构成动态的艺术画面。《枸杞树》写“秋天的田野，晚风清清爽爽从绿绿莽莽的庄稼地里掠过，大自然发出愉悦的鸣籁，蟋蟀响亮地悠远地叫着”。“树叶在头顶上哗哗闪过，好像疾飞的绿翅鸟”。冬天里“风摇撼着干枯的槐树林，树上冰凌嘎嘎崩响，世界被冰冻结了，只能听到大自然的喧嚣”。《鬼节》中写鬼节时人们放河灯时的情景：“河灯是用小木板粘着松香，点着，放下水，顺流荡漾。站在西河码头，远远望着黑蒙蒙的河面，先是三两点，像鬼火一样，随着水流起起伏伏。接着，船上隐隐传来锣鼓声（这是惊醒鬼魂来取灯），河里的灯也多起来，远远近近，点点行行。那时候我觉得河水宽阔无边，黑暗中大地失去轮廓，山野化为淡灰一片，周围是无边际的神秘，人世似乎已经不存在。每盏小灯像一个游魂，在隐约间飘飘荡荡。我感到毛发悚竖，心里涌动着博大的怜悯和感动，在不知不觉中流下泪来。”还有《南风》中写城里人的轻视刺痛了石海的心，他自惭形秽，打不起精神，然而“当他的自行车驶进原野愈来愈远离城市的时候，秋收的原野向他展开浩大坦荡的胸怀”，他沐浴在故乡秋日的阳光中，面对辽阔而又充满生机的山川原野，四海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哦！我的故乡，这山、这河、这树、这草、这田地、这庄稼，这就是永恒！”这些景物描写或作为主体事物的背景，或用来烘托环境气氛、铺垫人物，或借以外化人物心灵，或用来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来抒发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社会和人生的顿悟，进而启迪人们心灵中的美好精神，引导人们自觉地热爱自然改造社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诗性的人物描写更是田中禾小说的一大特色。这种人物描写有单个具象人物的直描，有通过另一人物视角的互描，有情景和人物交融的衬描，更有利用想像和梦幻展开的幻描，有时甚至利用描写猫、狗这些小动物来反衬和映照人物的性格及心境。现举他的短篇小说集《落叶溪》中的部分篇幅仅作例证。请看作者在《虞美人》中的人物直描：“她带着白色遮阳帽，穿白蓝两色童子军装，披土黄领巾，同女校的一群女孩在城门阴影里围着一担石花粉，一边吃，一边笑。……遮阳帽把她的整个面部隐进阴影里，只能看见她的胸脯，看见一双手，端着细瓷兰花小碗，慢慢举动调羹……”再看他在《梧桐院》中的人物互描：“‘孤铜斋’开张后，胡玉莲是梧桐院起得最早睡得最迟的人。每天清晨，城门上的麻雀啾啾喳喳吵过一阵，刘刀儿听见‘喀嚓，啍啍’，梧桐院后门开了。接着是皮底子绣花鞋踩在梧桐叶子上咯吱咯吱响，脆甜脆甜的声音从云彩缝里飘下来似的：‘刀儿，拿钥匙来。’刘刀儿蓬着头惺着眼趿拉着鞋斜披着小布衫走出来。叮叮啍啍，吱吱哼哼，城外的秀色挟着河上的清爽涌进城门。胡玉莲总是亲自打第一担水。她沿着台阶一步步走下来，又走上来。路两边，绿茵茵的树影子衬着她月白色的身条。头发被风吹乱了，脸蛋红润，嘴里吐着细雾。两桶清水溅落珠玉。她脚下很远的地方，泚河腾着雾气，闪着银亮的光。刀儿居高临下看着，常常自言自语地骂到：‘小妖精，害老子忘了做饭。’”这两段人物的直描和互描，就这样把两个不同身份和不同年龄的女子的青春、优雅、美丽和勤谨，活灵活现地写活了，让人读着就如同身临其境近在眼前。田中禾小说中情景和人物交融的衬描的例子也很多，仅举《疟疾的记忆》中的一段为例：“轻风荡过静悄悄的庄稼地，杏树和桃树绕着一座土寨，寨门前高高的黄土坡长满苍褐色野草。荒僻的大路延入白亮耀眼的沙滩。一条白练似的小河从天外蜿蜒而来。一个女孩的身影立在河边码头上。她穿着青土布染成的童子军上装，宽腿裤，斜挎书包。河上的风吹乱她的剪发，使她的裤脚悉窣抖动……”这种借景衬人的描写，虽寥寥数笔，却把一个清

亮可爱的女孩子的影像清晰、动感地勾划出来了。当然，他利用梦幻和想像展开的描写，就更神奇自由了。这里也举他在《疥疮·马夫·茶叶店》中的一段描写为例：“我想像出在八十四师驻扎县城的时日，每当西门上吹过静街号，所有店铺、住宅都熄了灯，整座城沉入寂黑，那个身穿花袄、脑后翘着毛哄哄的发辫的丫头，像出洞的鼠狸一样蹑手蹑脚爬下床，光脚走过楼板。她得把茶叶袋缝隙里的长凳搬过来，轻放在山墙下，攀着刚可容下两手的窗沿，伸长脖颈，下巴担在硬凉的花砖上，……我猜想她肯定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像三月的雷声一样咕咚咕咚震响。黑暗像乌云一样弥漫在她周围，窗洞悬挂在尘世上空。星光下的屋顶、院墙隐约如幽深的梦境。她像仙女窥视凡尘一般，瞩望黑暗底层跳动着的一团火光，光与影中闪烁的男人的裸体。风挟着硫磺与谷草的轻烟，刺鼻的怪味直透心肺，使她周身发痒。我能想像出她的眼神与那堆火一样灼目……”这一段入情入理的想像描写，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这位女子的心理活动，却事半功倍地把这位豆蔻女子初见男性裸体时的激动以及对男性裸体不可抑制的渴求向往，形象生动地刻划了出来。田中禾常常借用动物来反衬人物心境及性格的描写。如《花表婶》中写猫：“我也喜欢花表婶养的狸猫。每次到她家去，总要先找猫。而它又总是在花表婶的花被上勾着头睡觉。嘴插在尾巴上，身子弯成圆圆的一团，耳朵和胡须警惕地竖着。表婶把它抓起时，它就拓开身子，拉开后腿，一边抬爪一边打呵欠，使劲张开大嘴，上下唇几乎拉成直线，让人清清楚楚看见它的白牙和血红的上颚，舌头像蛇芯一样伸出来，哈出一股热气。这时候，花表婶就像孩子一样笑了，又像母亲一样亲昵地望着它说：‘哎呀哈，乖乖，瞧你这懒样！’”这段描写看似写猫，实际是在写花表婶的开朗和慈爱。再看作者在《绿门》中写狗：“隔一两天，有个男人从她家后门进来……黑狗便显出异样的活泼和调皮。先是陡然竖起耳朵，很精神地听一听，然后敏捷地跳起来，扑向那人，蹿前蹿后，绕着他的腿，发出呜呜的亲昵的呜咽。摇头晃脑地跑到女人身边，再骤然折转，绕回男人脚下。再跑开，再跑回。待男人放下担子，立即半直立地把前爪搭在他胸前，吐出宽大绵软的舌头，喷着热气，唧唧啾啾勾下头，撕咬那人的裤脚。女人拿起扫帚去打它，它呼哧呼哧躲开，跳跃着，头和身子像折断一样掉来掉去。男人笑，望着它，温和地抚它的脊背，它就静静地卧倒身边，伸着爪子，默默听他们说话。”此段描写表面是在写狗，实际是透过狗的目光，在勾勒一对有情人会面的温馨情状。这种利用动物来反衬人物性格和心境的描写方式，是其他描写方式所无法替代的。总之，可以肯定地讲，正是由于田中禾在小说的谋篇建构、人物刻划、描景状物诸方面所作的极具诗性的探求努力，才使他的作品处处漫溢着令人荡气回肠、魂牵梦绕的诗性意蕴，进而产生出许多人难以企及的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和人性魅力。

---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mailto:leisun@firstlight.cn)

